記書

柳州集 第九

共十五

零陵[illegible]作連山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韓曰零陵守之誤也據地理志零陵乃永州郡名今言石鍾乳連之人告盡者五年而題以零陵何也唐地理志載連州連山郡貢鍾乳本草唐註亦載其次出連州未嘗言永州出以年考之元和四年永州刺史崔簡連州刺史乃崔君敏二太守之姓同故題亦從而差耳題以連山郡復乳穴記則於文爲合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

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謠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孫曰烈功烈也謂以爲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韓曰紿欺也徒亥切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孫曰賴利也欺誣屏息信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冰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

得害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令人而乃誠

（一本無令人字）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熈熈然以効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道州毀鼻亭神記

黄曰論語言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學者觀是四句多折而爲二聖人之意於是乎不傳蓋當時典禮廢而祭非鬼以徼福者無有慷慨之士發憤而决去之故孔子譏祭者之諂而歎用事者之無勇蓋伯

高能知聖人之意而序鼻神子厚記其事以遺後世善其能正祀典立名教者也

鼻亭神象祠也韓曰孟子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孫曰昌邑王賀傅云舜封象于有鼻註在零陵令此是也鼻與庳同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傳且千歲元和九年河東薛公韓曰伯高也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穢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罷人罷音疲去亂即治變呻為謠若瘻而起孫曰漢書如瘻人不忘起瘻風痺病於危切若矇而瞭矇音蒙瞭方才坊切騰躍相視讙愛克順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風披地圖得是祠駭曰象之道以為子則傲

（人當作民下同）

（書父頑母嚚象傲）以為弟則賤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韓曰孟子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以惡德而專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於是撤其屋墟其地沉其主於江（孫曰主謂神主）公又懼楚俗之尚鬼而難諭也乃徧告于人曰吾聞鬼神不歆非類（孫曰僖十年左氏晉狐突曰神不歆非類歆饗也）又曰淫祀無福（補註禮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專土疆督貨賄而已也蓋將教孝悌（家一作崇）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祗肅信讓（肅一作庸）以順于道吾之斥是祠也以明教也苟離于正雖

代當
永世

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況今茲乎苟有不善雖
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人乎州民旣諭相
與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燠於六切)我有病癃(音隆)
公起其羸髫童之嚚(髫音苕)公實智之鰥孤孔艱
公實遂之孰尊惡德遠矣自古孰羨淫昏(羨一作恣)
俚我斯瞽千歲之冥公闢其戶我子〻洎孫延世
有慕宗元時謫永州邇公之邦聞其歌詩以為
古道罕用賴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興焉明罰
行于鬼神愷悌達于蠻夷(一本無明與愷悌字)不惟禁淫
祀黜非類而已願為記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龍興寺息壤記

永州龍興寺東北陬有堂（童曰陬隅也子侯切）堂之地隆然負塼甓而起者（童曰說文甓瓴甓也蒲歷切）廣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爲堂也夷之（孫曰夷平也）而又高凡持鍤者盡死（鍤側洽切）永州居楚越間其人鬼且禨（孫曰呂氏春秋云荊人鬼越人禨說文禨鬼俗也音機）人莫敢夷史記天官書及漢志有地長之占而亡其說（孫曰史記天官書載永澧澤竭地長[illegible]漢天文志所載同寔不原其說○長[illegible]兩切）甘茂盟息壤（韓曰甘茂傳秦王迎甘茂於息壤因與之盟）蓋其地有是類也昔之異書有記洪水滔天鯀竊帝之

息壤以堙洪水帝乃令祝融殺鯀于羽郊孫曰事出淮南子其言不經見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豈帝之所愛耶南方多疫勞者先死則彼持鍤者其死於勞且疫也土烏能神余恐學者之至於斯徵是言而唯異書之信故記于堂上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童曰說文垤蟻封也伏灌莽孫曰詩集于灌木灌木叢生莽宿草也莫補切迫遼迥今則於奥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

環日星臨瞰風雨瞰苦濫切不可病其敞也民其奧
雖增以茂樹藂石補註藂聚也與叢同穹若洞谷蓊若林
麓蓊烏孔切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
者也其始龕之外棄也龕音甚余得而合焉以屬
於堂之北陲孫曰屬之欲切連也北陲謂北邊凡坳窪坻岸之
狀孫曰窪說文清水也坻小渚坳於交切窪烏瓜切坻直尼切○無廢之故屏
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松杉楩柟之植韓曰楩毗連切
木似豫章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
幽蔭薈蔚步武錯迕韓曰迕遌也阮古切不知所出溫風
不爍式灼切清氣自至水亭陿室舊註陿隘也胡夾切曲有

奥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爲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伊鳥切)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大和不遷茲丘之巔奥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永州法華寺新作西亭記

法華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覺照照居寺西

廡下廡之外有大竹數萬又其外山形下絕然而薪蒸篠簜孫曰麤曰薪細曰蒸書篠簜既敷篠小竹簜大竹○篠音小簜大浪切蒙雜擁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將有見焉照謂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中以湘水之滲衆山之會果去是其見遠矣遂命僕人持刃斧羣而翦焉叢莽下頹萬類皆出曠焉茫焉天為之益高地為之加闢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澤之大咸若有增廣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遺乎後不可曠也余時謫為州司馬官外常員孫曰永貞元年十一月貶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一本外下有乎字而必得無事乃取官

之禄秩以為其亭其高且廣盖方丈者二焉或異照之居於斯而不蚤為是也余謂昔之上人者不起安坐足以觀於空色之實而游乎物之終始其照也逾寂其覺也逾有然則嚮之礙之者為果礙耶今之闢之者為果闢耶彼所謂覺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豈若吾族之挈挈於通塞有無之方（塞下一有於字）以自狹耶或曰然則宜書之乃書于石

永州龍興寺西軒記

永貞年（孫曰永貞元年）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孫曰

公時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出為邵州（孫曰九月貶邵州刺史）道貶永州
司馬至則無以為居居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
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隱
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為高西
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眾
於是鑿西墉以為戶戶之外為軒以臨群木之
杪無所不矚焉不徙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
嚮者之室也席與几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
也顯豈異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為
真智即群迷為正覺捨大闇為光明夫性豈異

物耶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孫曰巽上人重巽也）

柳州復大雲寺記

越人信祥而易殺（孫曰祥謂祥怪）傲化而偭仁（韓曰偭背也音靣）病且憂則聚巫師用雞卜（孫曰漢武帝元封二年初令越巫祠上帝百鬼而用雞卜李奇曰持雞骨卜如鼠卜）始則殺小牲不可則殺中牲又不可則殺大牲而又不可則訣親戚飭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一本無已字）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戶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禮則頑

東之刑則逃唯浮圖事神而語大可因而入焉
有以佐教化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
北而大雲寺在水南孫曰武后天授元年十月有東魏國寺僧法明等十
人僞撰大雲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下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制頒於天下令諸州各
置大雲寺摠度僧千人水北環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
餓而水南火大雲寺焚而不復且百年三百室
之人失其所依歸復立神而發爲元和十年刺
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隱遠而取其地其傍有
小僧舍闢之廣大逵達橫術孫曰爾雅九達謂之逵說文邑中道
曰術舊註月令曰審端徑術潘云術音遂小徑也北屬之江告于大府

（孫曰大府謂觀察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門以字揭之立東西序崇佛廟為學者居會其徒而委之食使擊磬鼓鍾以嚴其道而傳其言而人始復去鬼息殺而務趣於仁愛病且憂其有告焉而順之庥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二萬竿圃百畦（圃一作圃）田若干塍（童曰塍稻中畦音乘）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堅後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復就

永州龍興寺修淨土院記

中州之西數萬里有國曰身毒（孫曰天竺國一名身毒△身音

身毒音篤釋迦牟尼如來示視之地孫曰釋迦牟尼者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彼佛言曰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曰極樂佛號無量壽如來其國無有三惡八難乃旦切衆寶以為飾其人無有十纏九惱羣聖以為友有能誠心大願師心是士者苟念力具足則往生彼國然後出三界之外其於佛道無退轉者其言無所欺也晉時廬山遠法師補註謂慧遠也作念佛三昧詠大勸于時其後天台顗大師顗語豈切著釋淨土十疑論弘宣其教周密微妙逕者咸賴焉蓋其留異跡而去者甚衆永州龍興寺前

刺史李承晊（職日切又音質）及僧法林置淨土堂于寺之東偏常奉斯事逮今餘二十年廉隅毀頓圖像崩墜會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復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義無體空折色之跡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無之名而入於實相境與智合事與理并故雖往生之因亦相用不捨誓葺茲宇以開後學有信士圖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馮公作大門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環以廊廡繢二大士之像（繢胡對切畫也）繒蓋幢幡（繒疾陵切）以成就之嗚呼有能求無生之生者知舟筏之

存乎是儀音遂以天台之義論書于墻宇使觀者廸信焉

永州鐵爐步志附

昔日古者姓氏所以別生分類賢否之經謂初不由此尊尚姓氏始於魏之太和齊諫河北推重崔盧滎陳京江南首先王謝至江東士人爭尚閥閱賣婚求財沮喪廉恥唐家一統當一洗而新之業何文皇帝以囂西舊族矜李英臣以房魏之賢英公之功且區區結婚於山東之世家正觀之世延是高下雖稍序定然許敬宗以不叙武后世李義府恥其家無名復從而紊亂黜陟發置皆不由於賢否但以姓氏升降云留定爲榮辱衰宗落譜昭穆所不齒者皆稱禁婚昏俗安在禮義忠信爲何物耶子厚憫時

俗之未達安以子孫冒昧者耶於鐵爐步之失實誠有功於名數歟

江之許孫曰許謂江濱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韓曰吳人呼水際為步韓文羅池廟碑云有新船孫曰若瓜步之類是也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鐵爐步余乘舟來居九年往來求其所以為鐵爐者無有問之人曰蓋嘗有鍛鐵者居孫曰鍛小冶也都玩切其人去而爐毀者不知年矣獨有其號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步之人曰子何獨怪是今世有負其姓而立於天下者曰吾門大他不我敵也問其位與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猶曰我大世亦曰其

氏大其冒於號有以異於茲步者乎向使有聞茲步之號而不足釜錡錢鎛刀鈌者集註左氏筐筥錡釜之器註有足曰錡無足曰釜詩臣工庤乃錢鎛周禮鄭氏爲鎛器註錢鎛田器刀鈌兵器也鈌茫斫〇錡奇擧一音錢音〃鎛音博鈌音夬懷價而來能有得其欲乎則求位與德於彼其不可得亦猶是也位存焉而德無有猶不足以大其門然且樂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獨怪於是大者桀冒禹紂冒湯幽厲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推知其本而姑大其故號以至於敗為世笑僇與戮同斯可以甚懼若求茲步之實而不得釜錡錢鎛刀鈌者則去

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鶩於是末矣余以為古有太史觀民風采民言以孫曰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韓曰漢時亦分入使周適四方巡行風俗觀采方言若是者則有得矣嘉其言可采書以為志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八

河東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記山水

游黃溪記

韓曰自游黃溪至小石城山爲記凡九皆記永州山水之盛年月或記或不記皆次第而作耳

北之晉丙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舊註浯水名孫曰浯溪在湘水南北匯于湖元結命之因語浯溪○浯音吾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童曰瀧泉奔湍也韓曰水名○瀧音雙東至于黃溪東屯或無黃溪字其間名山水而村

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非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或無神祠字）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韓曰論語深則厲淺則揭註以衣涉水為厲揭揭衣也○揭音憩）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積一作即）黛蓄膏渟（孫曰說文渟水止也音停）亭若白虹沉沉無聲（沉沉一作沉之）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舊註楚越之人數魚以尾不以頭也）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張曰頦頤下也齗齒根肉也齶口中）

閧〇頦與京古侮二切頷戶感切又音言齗魚斤切齶音諤其下大石雜列離一作雜一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韓曰漢書王莽自謂黃虞之後姚嬀陳曰王氏凡五姓者皆黃虞苗裔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籍于秩宗以為宗室黃神王姓蓋取諸此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孫曰莽號其女大后為黃皇室主絕之於漢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

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孫曰莊子畏壘之民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俎豆謂禮之爲去）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記

自余爲僇人（僇與戮同）居是州恒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施一云施如字徐行貌又音怡）漫漫而游（漫莫半切）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谿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一本下有臥而夢二字）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

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
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
西亭（孫曰法華寺名也）望西山始指異之（指一作拱）遂命僕
（一本更有人字）過湘江緣染溪（染一作冉）斫榛莽焚茅茷（孫曰
茷草葉多也茷符廢切）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
（踞音據蹲也前漢史註謂伸其兩脚而坐其形似箕）則凡數州之土壤皆
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童曰峆岈山深之狀）
（洼水也汙也○岈火加切洼烏瓜切）若垤若穴（垤徒結切蟻冢）尺寸千里
攢蹙累積（攢徂丸切）莫得遯隱縈青繚白（繚音了繞也）外
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

塿為類（張曰方言冢或謂之培自關而東小冢謂之塿○培薄口切塿力口切）悠悠乎與顥氣俱（顥音浩）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鈷鉧潭記

（張曰鈷音古鉧字諸韻皆無從母者唐韻作鏻下註云鈷鏻也鉧疑是鏻莫浦莫朗二切並註云鈷鏻也鈷鏻乃鼎具）

鈷鉧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齧其涯故旁廣而中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韓曰沫水沫也音昧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亟丘異切一旦款門來告曰韓曰款叩也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貿財以緩禍孫曰貿交易也音茂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檻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者一本作而又一本者而字並存有聲潨然韓曰潨水會也在公切尤與中秋觀月為宜於以見天之高氣之

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浚者俯而之一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一作壯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孫曰嶔音欽與嶔同嶔崟山險貌累力追切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

深源元克巳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劚刈穢草（劚音産僱云劚諸韻玉篇皆無此字義當作剗平也）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一本無魚字）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効茲丘之下枕席而卧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童日瀯營求同也音營）悠然而虛者與神謀（一作悠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灃音豐鎬戶老切鄠音戶漢上林苑地）則貴游之

士[一無之士二字]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農夫漁夫過而陋之賈四百[賈即價字]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集註說文篁竹田也一曰竹名][音黃]聞水聲如鳴珮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童曰冽絜也]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孫曰坻嶼皆小洲也]為嵁為巖[嵁五男五感二切]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

頭皆若空遊無所依一云彼拂潭中俯視游魚類若乘空日光下
澈音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俶昌六切往來
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孫曰
斗謂北斗史記枉矢類流星蛇行而倉黑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
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
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
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龔一作襲余弟宗
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孫曰崔簡
之子也

袁家渴記

韓曰自袁家渴至小石城山四記皆同時作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鈷鉧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孫曰大曆元年元結以此巖東向故名之曰朝陽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嶂音障下與百家瀨合瀨音賴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一本更有石字上生青叢冬夏

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音歷小石也）其樹多楓柟石楠（童曰石楠亦木名）楩櫧樟柚（孫曰楩木似豫章櫧木似柃葉冬不落樟即豫樟柚橘類也○楩毗連切柚余救切）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孫曰合歡草名）轇轕水石（童曰轇轕猶交加也音交葛）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勃香氣（補註東坡曰子厚記云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蓊勃香氣子厚善造語若此句二殆入妙矣孫曰蓊勃草茂貌○蓊烏公烏孔二切勃音勃）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葳蕤草木華盛貌）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

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記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童曰鮮荅鮮也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儵魚韓曰儵直由切白儵魚也初雖赤尾六足四目又北曲行紆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

既靜其聽始遠（一作逵）予從州牧得之攬去翳朽
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釃而盈（釃山宜切）惜其未始
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
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
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
之美於是始窮也

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
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一本之下更有一字）亘石為
底（或無底字）達于兩涯若牀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

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揭跣而往孫曰揭褰衣也音憩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瀨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嶮道狹不可窮也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潘云睥音計切睨五計切字[illegible]從土廣韻引博雅埤堄女墻集韻城上垣杜預註左氏又作僻倪音義同欐音麗莊子梁麗可以衛城經文麗一音邐司馬云小船也列子餘音繞欐註屋棟其旁出堡塢童曰堡小城也塢小障也烏古切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

有又怪其不為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東亭記

補註元和十年正月公自永州召至京師三月復出刺柳州此記作於則柳州日篇末自可見

出州南譙門童曰譙城上樓也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孫曰垂楊地名傳置謂驛也○

傳音轉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奥有崖谷傾亞缺
圮部鄙切豕得以為圍蛇得以為藪人莫能居至
是始命披刜蠲疏刜扶弗孚弗二切疏音疎樹以竹箭松檉
丑成切桂檜栢杉易為堂亭易以豉切峭為杠梁孫曰孟子
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杠梁皆橋也⊙杠音江上下徊翔前出兩
翼憑空拒江江化為湖衆山橫環嶛闊瀴灣嶛與
嶚同音聊瀴伊盈切灣烏環切一本嶛作巖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
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闢之以為夕室
取傳置之東宇左闢之以為朝室又北闢之以
為陰室作屋于北墉下以為陽室作斯亭于中

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凄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既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韓曰記不書其年月然當與前記先後作公刺柳凡五年卒於元和十四年之十月云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匯孫曰匯水回合也胡罪切北有雙

山夾道嶄然（童曰嶄高貌鉏咸仕咸二切）曰背石山有支川
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
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絶水有山無麓
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甑子孕切）山之南
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
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
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姥莫補切）皆
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流一作沉）又西曰仙弈之
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
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孫曰茄荷莖音加一本作

（號若旁）或積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孫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童曰枰持局音平）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檉多櫧（孫曰爾雅云檉河柳郭璞云今何旁赤莖小楊櫧木名○檉丑呈切櫧音諸）多篔簹之竹（韓曰篔簹竹名節間相去數尺○篔音云簹都郎切）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秭音子又咨李切秭歸或作子規）石魚之

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
秭歸西有穴類仙爽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
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
尺有洄在石澗（孫曰洄回流也）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
魚及石鯽多儵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
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
俎魚豆彘脩形（孫曰脩脯也）糈稌酒陰（童曰糈音所又音胥稌字諸韻皆從禾音徒又音土沛國呼稻曰稌酒陰一作陰酒）麥則應在立魚南
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峩山在野中無麓峩水
出焉東流入于潯水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

書 一本書下有明謗責躬字

諸家注

寄許京兆孟容書

韓曰許孟容字公範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公謫永州已五年矣京兆書望其薦之為地一除罪籍耳

子厚最失意時最得意書可與太史公與任安書相上下氣似嗚咽蕭颯矣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悸其季切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

痞結伏積（韓曰痞腹中結痛也部鄙切）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一本作肉）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孫曰成十年左氏晉侯夢疾為二豎子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膏謂連心之脂膏肓心下鬲上○肓音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一本下更有孫字）厄塞臲卼（張曰臲卼不安貌○臲五結切）事既壅隔（一本作凡事壅隔）很

忤貴近狂疎繇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
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
進者塡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
（音讀）以此大罪之外詛訶萬端（詛與詆同）旁午構扇使
為敵讎（便一作盡）協心同攻外連彊暴失職者以致
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說懷不
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
豈有償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
事（一作無分毫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
除弃廢痼（一本無更字）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

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一本作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
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一無之得二字又何怪也宗元
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
係日元和元年五月十七日公母盧氏卒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
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来二
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
鄉張日獠夷名音僚卑濕昏霿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
先緒以是怛然痛恨怛當各切心骨沸熱骨一本作腸煢
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一本作隅少士人女子
一無女子二字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人一本作

七者字昵尼質切近也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常春
秋時饗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懍懍然欷歔
惴惕懍懍一本作慄慄一本作惇惇欷歔哀泣之聲恐此事便已摧心
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
城南一有所字無異子弟為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
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
哀憤懼便毀傷松栢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
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
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皁隸庸
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孫曰列子云路遇乞

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孟子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夏畦夏月治畦之人無不
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
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
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
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
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
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為世大僇音戮復何敢更望
大君子撫慰收卹尚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
知辛醎節適洗沐盥漱盥音管古玩切又動踰歲時一
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

此也自古賢人才上秉志遵分被謗議一本無謗字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𧦝有無兄盜嫂韓曰漢書人或毀直不疑曰狀貌甚美然將毋奈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終不能自明娶孤女云撾婦翁者韓曰後漢第五倫建武二十九年從懷陽王朝京師帝戲謂倫曰聞卿為吏篣婦翁寧有之耶倫曰臣三娶妻皆無父○撾陟瓜切然賴當世豪辯分明辨別卒見史籍一作冊管仲遇盜升為公臣孫曰禮記管敬子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遊僻也可人也敬子管仲之謚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孫曰孟子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云云章子有一於是乎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許候切罵也無為字詬上有一

其字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

償同舍韓曰漢書直不疑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劉寬下車

歸牛鄉人韓曰東漢劉寬字文饒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牛者愧而送還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

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韓曰國語文公伐鄭欲得詹而師還鄭人以詹與晉晉人將烹之詹据鼎耳而疾號公乃命弗殺厚為禮而歸之

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孫曰成九年左氏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與之琴操南音晉侯重為之禮使歸求成註南音楚聲也叔向因虜自期必免孫曰襄二十一年左氏欒盈出奔楚范宣子囚叔向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其人皆

答叔向叔向日必祁大夫

范痤騎危以生易死

韓曰史記魏世家[illegible]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獻地王使捕之痤因上屋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有如痤死趙不與王地則奈何王出之危棟上也

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

孫曰高帝誅韓信信曰悔不用蒯通之言帝召通欲烹之通曰犬各吠非其主云云上乃赦之據鼎耳言將烹也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爲相請通爲客

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

韓曰西漢張蒼從沛公攻南陽當斬解衣伏質王陵乃言沛公赦勿斬後至孝文時爲相韓信亡楚歸漢爲連敖坐法當斬適見滕公公奇其言釋勿斬其後拜大將鑕鐵鍖也音質

鄒陽獄中以書自活

韓曰西漢鄒陽從梁孝三游羊勝公孫詭等疾陽惡之孝三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奏王出之

賈生斥逐復召宣室

韓曰西漢賈誼洛陽人絳灌之屬害之出爲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

誼薇之入見宜室倪寬擴死後至御史大夫孫曰西漢倪寬爲廷尉文學卒史以儒生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其後議封禪拜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韓曰西漢董仲舒廣川人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焉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劉向字子政事宣帝爲諫大夫獻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不驗下吏當死上奇其才得踰冬以減死論此皆瓌偉博辯竒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恇怯滇涊童曰說文惟怯也滇涊垢濁也楚辭切滇涊之流俗○惟音匡滇涊音腆忍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病一作痼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

欲務此然力薄才劣（一作才志）無異能解雖欲秉筆

覼縷（張曰覼縷說文好視也一曰委曲覼力禾切縷音呂覼當從爾俗作爾非）神志

荒耗前後遺忘（無放切）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

以不至觝滯（一本觝作抵）今皆頓然無復省錄每讀

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

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士一作上）

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

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一本通上有存字）

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一無雖字）

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

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甘與酣同寢出莊子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一本戀亦作懇不宣宗元再拜

與楊京兆憑書

中丙自為鳴唱渢淺

韓曰楊憑拜京兆尹與李夷簡素有隙李因劾憑江西姦贓憲宗貶爲臨賀尉時元和四年也公嘗遺憑子誨之書云今日有北人來示將籍田勅是舉數十年之墜典必有大恩澤文人之冤聞於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此亦云文人朝夕歸朝廷衰爲太僚必元和五年冬作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任子謂曰丈人字俗以爲婦翁

之稱然享則還矣大抵亦尊者之稱也吳越春秋載伍子胥謂漁父曰性命屬天今屬丈人

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壯厲感發壯一作莊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雋音俊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剥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憂惘備極不惟其親密故舊是與復有一作是乃爲若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許一作取而激其忠誠者忠一作中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尚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恥言之者有有

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孫曰書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孫曰史記孔子曰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韓曰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孔子曰以容取人失之子羽子羽澹臺滅明也）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漢光武馮衍不用（韓曰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世祖即位論功當封且然一見之爲令狐略等譏之竟不獲用焉）才如王景略以尹緯爲令史（韓曰晉史載記尹緯字景亮天水人先爲秦吏部令史後事姚萇爲佐命元功萇既敗苻堅建尹說堅求禪代堅問緯曰卿於朕何官緯曰尚書令史堅曰卿宰相才也王景略之

傳而朕不知其亡也不亦宜乎王景略名猛是皆終日號鳴大吒董曰

吒歎也陟駕切而卒莫之省無之而亡言者賊也趙括

得以代廉頗韓曰史記趙奢傳趙孝成王使廉頗將兵攻秦秦之間言曰秦之所

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王以括代頗括之母諫王括徒能讀父書而父子異心

王不聽果敗馬謖得以惑孔明孫曰蜀志馬謖字幼常才器過人好論軍

計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謂亮曰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謂不然以謖為參軍後又令統大

衆戰于街亭為張部所破○謖音縮今之若此類者不忌於世將

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

不言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韓曰西漢

周仁其先任城人武帝立以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許請以入

譽而致位三公孫曰先主圍成都許靖踰城降先主以此薄靖不用法正曰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謂公爲賤賢也於是以靖爲司徒近世尤好此類以爲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唐曰蕭何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無害謂不刻害也其於田野鄉閭爲匹夫雖稱爲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補註孟子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柝夜所擊之木也左氏魯擊柝聞於邾是也則必敬其事童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材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爲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蒙以紱冕翼以徒隸一本此下有而字

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本不下有盡字）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韓曰論語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訓註訒難也）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知文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惎我況（童曰說文惎毒也渠記切）茲啼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惟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

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須備而熟講之素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

悟當作語

人（詩註屈原騷司馬遷）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
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纍纍相望（纍力追切）吳皆為之
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之人可知之
今之俗耳濡[illegible]聽取信僕然特異者乃見此
耳文人以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孫曰大曆九年憑中）
（進士十三年登中進士十一年陵中進士皆有名時號三榜）天下號為文章
家今又生敬之（孫曰敬之陵人元和二年中進士敬之字茂孝嘗為華山賦不葬愈稱之愈）
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乎今
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趣
堯舜大道（大一本作之）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

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孫曰武陵元和二年中進士三年謫永州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數十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揚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孫曰揚雄貴桓譚曰凡人

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誠使傅如莊周哀
如屈原與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
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為今之人一有笑字則世
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
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
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
詁風雅之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缺
敗不能遠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
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
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

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

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童曰眊目少睛音冒内生霾霧

塡擁憭涊張曰説文霾風雨土也詩終風且霾音埋雖有意窮文章

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

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晏本無又字五年之

間四爲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壞墻穴牖僅免燔

内書籍散亂毀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

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意一作志矻矻自

苦童曰矻與硈同丘八切説文堅也突也石狀潘云矻矻勞極貌又建作貌口骨切以

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悃口本切誠也愊平力切

後密也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補註許京兆孟容也不能
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
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
所入苟焉以叙憂慄爲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
禀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
宗元無似亦嘗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
柳氏號爲大族五六從以来從才用切無爲朝士者
豈愚蒙獨出數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
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
止不受禄位亦所未能今復得好官猶不辭讓

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孫曰公娶凝女正元十五年八月一日卒年二十三寡居十餘年嘗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孫曰揚氏孕而不育娶本無上一字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一本作祀或者猶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孫曰厭棄也文

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滌蝈顙（烏曩切）布之座右（一作下）不勝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與裴塤書（韓曰裴塤璜之弟）

亦自悲楚

應叔十四兄足下比得書示勤勤不以僕罪過為大故有動止相憫者僕望已矣豈所共棄唯應叔肇一二公獨未耳僕之罪在年少好事進而不能止儔輩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嘗與游者居權衡之地十薦賢幸乃一售（張曰售賣也）不

得者譸張排根（賁曰書人乃或譸張爲幻詩張欺詐也根胡根切輓也唐裴度傳爲奸險根抑根一作恨）僕可出而辯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惡勢益險有喙有耳者相郵傳作醜語（一本下有耳字）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是而已既受禁錮而不能即死者（錮古慕切）以爲久當自明今亦久矣而嗔罵者尚不肯已堅然相白者無數人聖上日興太平之理不貢不王者悉以誅討而制度大立長使僕輩爲匪人耶其終無以見明而不得擊壤鼓腹樂堯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獨呻吟者四五人何其優裕者

恃而局東者寡其為不一徽也何哉大和烝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鄒子尚能恥之韓曰劉向別錄云方士傳言鄒衍在燕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吹律而溫氣至五穀生今名黍谷○煦吁句切今吾應叔輩知我豈下鄒子哉然而不恥者何也河北之師當已平奚虜聞吉語矣憲宗時代鎮冀王承宗承宗本契丹部落故曰奚虜然吾僕者承大慶之後必有殊澤流言飛文之罪孫曰流言飛文出劉向傳或者其可以已享章致數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謂僕為明時異物死不恨矣金州考績已久獨叢然不遷者何耶十二兄宜當更轉右職十四兄嘗得

數書無恙一無害得二丁恙餘亮切又也兄顧惟僕之窮途得無意乎北當大寒入愈平和惟楚南極海玄冥所不統炎昏多疾氣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記一捨憂慄則怠而睡耳偶書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與蕭翰林俛書

韓曰按俛本傳貞元中及第又以賢良方正對策異等拜拾遺元和六年召爲翰林學士元二年進知制誥

一笑一悲令人破涕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

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説僕豈不素
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
鄉者進當臲卼不安之勢卼音兀平居閉門口舌
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操其間一
本作造其門哉岌魚及切不安貌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
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
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
補註求貞元年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
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恠怒媢嫉童ヨ媢妬也言冒其
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喻

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弘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傳移囂囂嗷嗷囂虛驕切嗷音敖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讎人之心言一本作詈日為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橫戶孟切不順理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深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秖益為罪兄

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腿(不輕捷也張曰腿足腫也馳偽切)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懔(孫曰慘寒病也錦切)毛髮蕭條瞿然注視(瞿九遇切心驚貌)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韓曰孟子南蠻鴂舌之人鴂鳥名即鶗鴂也○鴂音決啅音卓)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顛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許堯切)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談長短重

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韓曰說文瘖不能言也音陰思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

頑人之類猶有以耶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
之際得以見白使覺天澤餘潤韓曰是時吐突承璀計王承宗也
公有望於賊平慶宥及罪謫耳雖朽株敗蘖韓曰枿伐木餘也牙割牙結二切
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為瑞物菌九頊切一釋
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
召魂魄買土一廛為耕甿鄽一作壥孫曰說文一鄽一畝半也一家
之居也朝夕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唐曰木鐸
者金鈴木舌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以徇於道路獻之法官墍曰淡官路寢正蕘
也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廢為太平
之人矣迥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

拜

與李翰林建書

韓曰按建本傳貞元中補校書郎德宗思得文學者或以建聞帝問左右宰相鄭餘慶曰臣為吏部時當補校書老八人他皆藉貴勢以請建獨無有帝喜擢左拾遺翰林學士

杓直足下孫曰建字杓直遜之弟也△杓音標州傳遞至傳音篆驛也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補註夢得劉禹錫字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藋者聞人足音則跫然喜孫曰莊子逃虛空者藜藋柱乎鼪鼬之徑踉位其空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跫喜貌△龔茂而切跫巨恭切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

予覽子厚書由貶謫永州柳州以後從司馬遷答任安及楊惲報孫會宗書中來故其為書多悲愴嗚咽之音 [illegible]

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痞疾稍已
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
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隔一作塞）陰邪雖敗已傷正
氣行則膝顫（童曰顫寒動也音戰）坐則髀痺（孫曰髀股也痺足氣不生
也濕病〇髀音陛痺音畀）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
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忽得良方偕至益喜永
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即出游游復
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孫曰蝮虵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
有毛狀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虺色如土俗呼土虺〇蝮芳六切虺許偉切）
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童曰詩爲）

鬼為蜮蜮在水旁能射人甚者至死亦謂之短狐即射工也亦名水弩含怒竊發中人形影自成瘡痏童云痏榮美切瘡也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孫曰周禮三罰而歸于圜土註圜土獄城也一遇和景須臾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張曰八尺曰尋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孫曰時建為翰林學士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癈殘

頑鄙不死幸甚苟爲棄人不必立事程功（孫日程猶建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一本下有此字）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已過三十七年（補註元和四年公年三十七）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常候戰悸稍定時即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

負者士之常唐曰列子榮啓期曰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袁曰呴吹也呼句况羽二切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即人即一本作容即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爲裴應叔蕭思謙補註裴孚蕭俛也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補註敦詩崔羣字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與顧十郎書

似非對[illegible]

韓曰觀集中送苑論序謂初與論同薦于京師是歲小司徒顧公守春官

之誅而擢擇上之柄明年春同趨擢
衡之下並就重輕之說傾公盍小連
也今以門下具官致書於顧君意者
必少連子也少連傳二始少連甥少
子師閔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則
顓氏子豈師閔邪十郎一李依十一
郎

四月五日門生守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
宗元謹致書十郎執事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
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趨以進者袵音稔衣袵也
咸曰我知恩知恩則惡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難
也大抵當隆赫柄用而蜂附蟻合喣喣趄趄張曰
喣吹也趄趑趄也便僻匍匐便毗連切以非乎人而售乎已

若是者一旦勢異則雷滅颷逝不為門下用矣其或少知恥懼恐世人之非己也則矯於中以貌於外其實亦莫能至焉然則當其時而確固自守蓄力秉志不為變者之態則於勢之異也固有望焉大凡以文出門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孫曰貞元乙年十年顧少連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取進士大十人諸科十九人執事試追狀其態則果能効用者出矣然而中間招衆口飛語譁然譸張者豈他人耶夫固出自門下賴中山劉禹錫等孫曰禹錫正元九年中第遑遑惕憂無日不在信臣之門以務白大德順

宗時顯贈榮諡揚于天官敷于天下以為親戚門生先寵不意璅璅者（童曰璅音鎖今按文云不意璅璅者即合言璅璅碎也晉書習鑿齒傳璅璅常流碌碌凡士）復以病執事此誠私心痛之堙鬱洶湧不知所發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節宏議以立於當世卒就廢逐居窮厄又不能著書斷往占明聖法以致無窮之名進退無以異於衆人才克顯明門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憤悱思有以效於前者則既乖謬於時離散擯抑（韓曰擯棄也必刃切）而無所施用長為孤囚不能自明恐執事終以不知其始匽蹇退匿者將

以有為也猶流於嚮時求進者之言而下情無以通盛德無以酬用為大恨固常不欲言之今懼老死瘴土（一本下有中字）而他人無以辨其志故為執事一出之古之人恥躬之不逮（補註論語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儻或萬萬有一可冀復得處人間則斯言幾乎踐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浪音郎）書不能既（一作就）宗元謹再拜

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

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韓曰韓文公集中不見與公論史書惟有荅劉秀才書具言爲史者不有人禍必有天刑公此書皆與韓公辨以爲不然觀韓與劉秀才書則公所以荅之之意昭然矣楚元和八年六月爲史館修撰此書云正月其作於九年之春矣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藁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

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為
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
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
固固一本作故孫曰漢書作故令史之屬應劭云掌故事利紙筆為私書
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一本之下有有字○一本不下有宜字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
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
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
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
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

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則一作必）若以罪夫前古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童曰回曲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以一本作行）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張曰史佚謂周太史也）雖紀言書事

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孫曰曄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謀反族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補註司馬遷盛言李陵武帝以遷欲沮貳師下之蠶室班固不檢下班固作前漢書爲僕罵洛陽令种兢兢怒以事捕固死獄中崔浩沽其直以鬬暴虜崔浩作鐫史立碑以彰直筆衆怒譖於魏太武帝以爲暴揚國惡帝怒遂族誅浩等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盲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

孚當作卒

誠如此者一本識作誠今之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
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
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孚誰能紀傳之耶如退
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
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
孚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
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磊魯猥切轓本軒作擬音軒舉也決
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
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耶又
凡鬼神事眇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

之智傷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㦗慨自爲正直行行焉如退之上一本作議張曰論語行行如也注行行剛强之貌胡朗切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爭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爲遠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與史官韓愈致段秀實太尉逸事書

韓曰公自狀段秀實逸事甚悉又有上逸事於史館狀此又與韓昌黎[illegible]

使書之力陸時元和九年也

退之館下前者書進退之力史事（童曰即謂前書）奉荅

誠中吾病若疑不得實未即籍者（孫曰籍謂記錄）諸皆

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見遇竊自冠（古玩切）好

遊邊上問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詳今所趨

走州刺史崔公（孫曰元和九年御史丞崔能來莅永州）時賜言事

又具得太尉實跡參校備具太尉大節古固無

有然人以爲偶一奮遂名無窮今大不然太尉

自有難在軍中其處心未嘗虧側其莅事無一

不可紀會在下名未達以故不聞非直以一時

取笏為諫也[張曰論語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諒信也]史遷死退之復以史道在職宜不苟過日時昔與退之期為史志甚壯今孤囚廢錮連遭瘴癘羸頓朝夕就死無能為也第不能竟其業若太尉者宜使勿墜太史遷言荊軻徵夏無且[韓曰史記荊軻贊曰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　且即余切]言大將軍徵蘇建[韓曰衛將軍列傳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無稱焉]言留侯徵畫容貌[韓曰留侯贊余以謂其人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今孤囚賤辱雖不及無且建等然比畫工傳容貌尚差勝春秋傳所謂傳信傳著[孫曰莊七年穀梁春秋著]

以傳著疑以傳疑雖孔子亦猶是也竊自以為信且著

其逸事有狀

與呂恭書

本作與呂恭論墓中石書書左啓呉武陵非國語書答韓曰呂恭一名宗禮字敬叔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書甚善諸所稱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盧父墓者孫曰恭爲桂管防禦副使所得石書模其文示余云若將聞於上余故恐而疑焉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

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以本此下更有亦字望而識其時也又文章之形狀古今特異爭之精敏通達夫豈不究於此今視石文署其年曰永嘉發曰亦嘉晉懷帝年號其書則今田野人所作也雖文離其字尤不能近古為其永寧等頗效王氏變法皆永嘉所未有辟尤陋近若今所謂律詩者晉時蓋未嘗為此聲大謬妄矣又言植松烏擢之怪擢依擢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經難信或者得無姦為之乎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樹之而君子以為議孫曰禮記國子高曰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反壤樹之哉況廬而

居者其是尚之哉聖人有制度有法令過則為辟（童曰辟罪也音璧）故立大中者不尚異教人者欲其誠是故惡夫飾且偽也過制而不除喪宜廬於庭而矯於墓者大中之罪人也況又出怪物詭神道以奸大法（奸音干犯也）而因以為利乎夫偽孝以奸利誠仁者不忍摘過恐傷於教也然使偽可為而利可冒則教益壞若然者勿與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達只）焉（孫曰大夫桂管觀察韓曰恭嘗以監察御史叅江南西道軍事時韋丹為觀察使）固無闕遺矣作東郭改市鄽去比竹茨草之室而

埴土大木埴巨全切堅工陶甄梓匠之工備蘖火不得

作韓日晝冊觀察江南西道教人爲凡壁別置南北市營遏之誌丹堊備書之公之所云旁

也此事．化惰窳之俗潘云惰徒果切窳以主切窳惰也惡也史記以故呰窳註

呰窳苟且嬾惰之謂絕偷浮之源而條桑浴種孫曰詩蠶月條桑註

脩桑枝落之采其葉也禮記叅養大昕之朝奉種浴于川深耕易耨之力用

寬儉嗇貸均賦之政起其道美矣於斯也扈善

善之過而莫之省誠懇之道少損故敢私言之

夫以淮濟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爲病然而

萬一離妻子眇然睨之不若無者之快也想默

已其事毋出所置書幸甚宗元白

答劉禹錫天論書

韓曰公昔作天說禹錫以爲未盡作天論以辨之公反復以書問辨觀禹錫天論參以書意則其義有昭然禹錫天論見附錄

宗元白發書得天論三篇以僕所為天說為未究欲畢其言始得之大喜謂有以開明吾志慮（一本無明字）及詳讀五六日求其所以異吾說卒不可得其歸要曰非天預乎人也凡子之論乃吾天說傳疏耳無異道焉諄諄佐吾言而曰有以異不識何以為異也子之所以為異者豈不以贊天之能生植也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贊

而顯且子以天之生植［一本更有爲天耶三字］為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為為人則吾愈不識也若果以為自生而植則彼自生而植耳何以異夫果蓏之自為果蓏［韓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蓏魯果切］癰痔之自為癰痔［癰音邕痔丈里切］草木之自為草木耶是非為蟲謀明矣猶天之不謀乎也［乎一本作于］彼不我謀而我何為務勝之耶子所謂交勝者若天恒為惡人恒為善［一本君下有知字］人勝天則善者行是又過德乎人過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補註夢得天論云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強弱人之

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是判天與人為四而言之者也余則曰生植與災荒皆天也法制與悖亂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預而凶豐理亂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辭枝葉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本又下有日字而一曰天勝焉一曰人勝焉何哉莽蒼之先者力勝也邑郛之先者智勝也虞芮力窮也匡宋智窮也是非存亡皆未見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說要以亂為天理理為人理耶謬矣若操舟之言人與天者愚民恒說耳幽厲之云為上帝者為

所歸怨之辭爾（爲一本作無）皆不足喻乎道（一本無皆字）予其熟之無羨言後論（韓曰羨餘也延面切）以益其枝葉姑務本之為得不亦裕乎獨所謂無形為無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與劉禹錫論周易九六說書

韓曰劉夢得集有與董生言易辯易九六論二篇有曰乾之爻皆九而坤六何也世之儒曰吾聞諸孔穎達曰六陽尊得兼乎陰陰不得兼陽也他日與董生言及易生曰吾聞諸畢中和六舉老而稱也因舉揲蓍變之所遇多少以明老陽老陰之數以昭二篇之策復取左氏國語昔人之筮以為證且曰余與董生九六之義信與畢吾論為不誣矣又於左氏二書參焉若

含形影而叻此人往往擬聲于其間曰生之名孰與須達著耶而才孰與元奭賢耶歷載瘶百未嘗有聞人用是說者雖余貴然用工至年特親從之十一二焉余得悲而志之以俟天後覺此爰得所言易大槩也

見與董生論周易九六義取老而變以為畢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說韓曰董生言本畢中和和本其師師之學本一行○行下孟切異孔穎達疏而以為新奇彼畢子董子何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韓氏孔氏說韓康伯孔穎達而果以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韓氏註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

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則是取其過揲四分而六也孔穎達等作正義論云九六有二義其一者曰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其二者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二者皆變用周易以變者占鄭玄註易亦稱以變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陽九老陰六者九過揲得老陽六過揲得老陰此具在正義乾篇中周簡子之說亦着此而又詳備何異子董子之不睹其書而妄以口咎之也君子之學將有以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

未能讀韓氏註孔氏正義是見其道聽途說者又何能知所謂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觀之則見畢子董子膚末於學而遽云云也足下所爲書非元凱兼三易者則諾若曰孰與穎達著則此說乃穎達說也非一行僧畢子董子能有異者也一本異下有說字無乃即其謬而承之者歟觀足下出入筮數考校左氏今之世宇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務先窮昔人書有不可者而後革之則大善謹之勿遽宗元白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韓曰考新舊史元姓不見其爲饒州者新史年表有元洪音誥爲饒州刺史而時不可考元和間惟有元稹而傳不載其爲饒州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希聞兄之學爲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補註封叔名墐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童曰事在僖公三十三年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韓宣英名曄呂和叔名溫一本亡友在韓宣英上者誤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補註安平名泰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註孫曰陸質一名淳嘗著春秋微指二篇集註二篇恒願掃於

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為給事中孫曰貞元二十年二月以質為
給事中與宗元入尚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
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問要論嘗
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孫曰貞元二十年九月貶
李門人和謚曰文通先生公嘗有墓表宗元又出邵州孫曰九月公出刺邵
州乃大乘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韓曰凌準
字宗一元和三年公有誌蓋得宗指辨疑集註等一通孫曰
質又有春秋辨疑七篇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劉曰事見
莊公四年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惟文王周公之
志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劉曰事在

莊公二年禚齊地名音灼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劉曰事在宣公十一年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孫曰禮記瑕不揜瑜瑜不揜瑕○瑕音遐瑜音俞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為不遇也凡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韓曰僖公十年經書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先是晉獻公寵驪姬殺太子申生逐夷吾重耳而立奚齊前年獻公卒里克弒奚齊荀息又立卓子至是里克又弒而荀息死之頃嘗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孽子不

務正義棄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為之辭韓曰桓公二年經書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莊公十二年經書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與前書里克事書法皆同今兄言恥息大善息固當恥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恥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為息發也今録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徵指中明鄭人来輸平童曰事在隱公六年量力而退告而後絶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措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

楚商臣一義韓曰事在文公元年雖啖趙陸氏韓曰啖氏助也趙氏匡也△啖音淡皆所未及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未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勤為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孫曰時曄爲饒州刺史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師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荅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韓曰公謫永州武陵亦以元和三年謫于永文字往來爲多呂溫道州之詩亦若武陵之言此書當在與道州書後作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為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為道自為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為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于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乃計切)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濯并之下(音日炯明也古迥切又音迥)仰視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軼夷秩切)每以師道命僕僕滋不敢僕每為一書

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也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於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詬病許古候切狐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為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道州刺史呂溫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為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闔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

又在黙辱居泥塗若螾蛭然韓曰螾與蚓同蛭水虫說文蟣也音蟄雖鳴其聲音誰爲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爲準一本更有其字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汚篋牘此在明聖人之道徹足下僕又何託焉不悉

宗元白

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

韓曰溫字和叔一字化光元和三年十月爲道州刺史六年八月卒公嘗爲之誄此書作於六年前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衆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迴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覈（峭七肖切　覈下革切）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泥乃計切）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吾自得友君子而後知中庸之門戶階室漸染砥礪（漸將廉切）幾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則恐而不敢今動作悖謬以為僇於世身編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窮也而施乎事者無日故乃挽

引強爲小書以告乎中之所得焉字自讀國語病
其文勝而言尨好詭以反倫其道舛逆而學者
以其文也咸嗜悅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經則
溺其文必信其實是聖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
制以當後世之訕怒輒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謬
作旅究一卒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既就累
日快快然不喜以道之難明而習俗之不可變
也如其知我者果誰歟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
也已後之來者則吾未之見其可忽耶故思欲
盡其瑕纇盧對切以別白中正度成吾書者非化

光而詭輒令往一通惟以留視後慮以夲相之

也往時致用作孟子評（務曰李景儉字致用）有韋詞者（叫喂

詞六字致用）告余曰吾以致用書示路子路子曰善

則善矣然昔之為書者豈若是摭前人耶（摭之石切）

（諸也）韋子賢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

以摭孟子蓋求諸中而表乎世焉爾今余為是

書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

猶出乎是況不及是者滋衆則余之望乎世者

愈狹矣卒如之何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啓明

者之慮則用是罪余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恶

焉恧女六切慙也於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厲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與友人論文書作之年月未詳觀其氣質當在未謫時作正元末年文也

古今號文章為難足下知其所以難乎非謂比興之不足慨掘之不遠鑽礪之不工貫摑官切頗纇之不除也頗普禾切偏也得之為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賾頤一作賾卒雖有蕪敗則為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實哉且自孔氏以來茲道大闡家修人勵刓精竭慮

者幾千年矣刑正官也其間耗費簡札役用心神者
其可數乎登文章之籙彼及後代越不過數十
人耳其餘誰不欲爭裂綺繡互攀日月高視於
萬物之上雄峙於百代之下乎卒皆從史而下
克亶曰縱臾臾勸也前漢衡山王傳候星氣者日夜縱臾王謀反事臾縱更勉強也〇縱千
勇切臾音勇躑躅而不進躑直炙支躅除三切力蹶勢窮張曰蹶白
祇與蹙同子八切吞志而沒故曰得之為難嗟乎進之
顯晦幸不幸繫焉談之辯訥升降繫焉鑒之頗
正好惡繫焉交之廣狹屈伸繫焉則彼卓然自
得以奮其間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榮

古虐今者比肩疊跡大厎(作抵)生則不遇死而垂聲者衆爲揚雄後而法言大興馬遷生而史記未振彼之二才且猶若是況乎未甚聞著者哉(一本無者字)固有文不傳於後祀聲遂絶於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難而爲文之士亦多漁獵前作戕賊文史抉其意抽其華置齒牙間遇事蓬起金聲玉耀誑聾瞽之人徼一時之聲(徼古堯切與僥同)雖終淪棄而其奪朱亂雅(張曰論語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爲害已甚是其所以難也間聞足下欲觀僕文章退發囊笥編其蕪穢心悸氣動交於胸

中未知孰勝故久滯而不往也今往僕所著賦頌碑碣文記議論書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為一通想令治書蒼頭吟諷之也擊轅拊缶（孫曰漢書楊惲傳仰天拊缶而歌嗚嗚）必有所擇顧鑒視何如耳（一本視一下有其字）還以一字示褒貶焉

唐柳先生集卷之三十一